



外集

六 七

說 墓誌 雜著 傳 祭文 碑 墓誌 銘 墓表 質 墓 碑 歲

^ 16  
3061  
16



門 16  
號 3061  
卷 16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 六 外錄卷之八 說 雜著



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子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

三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說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5.10.17 購  
藏 書

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

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

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入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願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

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子子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戊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

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甫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甫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土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

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子。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微。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

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敫。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

信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為我一言其詳乎。

悔齋說 癸酉

不收錄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文三

治下白缺二字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

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卻走。君將掩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

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入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



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

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眾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塲生問答

戊辰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

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

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日：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

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別五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文三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子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

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

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

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

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

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

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要文三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凄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歡今過之而歎息咨嗟咨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

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

不收錄

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



閱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sup>字天</sup>道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sup>溪</sup>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

不收錄

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  
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  
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為題  
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  
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  
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

蕭本以下四篇載正錄五  
(八十七)

已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  
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  
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  
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  
弗覩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懿恭  
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  
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恥故遂

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  
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  
謙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  
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  
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嚙嚙於是蓋就  
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已為已知而  
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論秦和楊茂

其人聾瘂自候門求見

其人不能言不能聽庚辰自候門求見寫示之

秦和目錄作大和縣  
名明時屬江西吉安府  
雖此不系于文以前  
後考之蓋在庚辰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  
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  
與肯拱謝人一般茂時首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  
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  
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

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曾指天你  
如今於父母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  
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  
不要嗔怪見在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  
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  
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  
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  
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  
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

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曾指天我如今教你但  
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  
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  
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  
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  
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澚將與子盤桓於  
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

心時有妬忌鄉然  
約者故言之

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  
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  
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  
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  
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二千餘里以遺

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  
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  
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  
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  
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  
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釁  
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

定格 主別要

全書卷二十四 外集六 雜著  
三  
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  
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  
時道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  
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  
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  
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  
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  
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

書俞子有輓卷 庚辰  
嗚呼慶也欲寡其過  
能蓋駸駸有志焉而  
睹其成也而今亡矣其  
也夫其命也夫同志之  
詩詞追悼之者滿卷予  
而悲之爲之題其卷端  
爾

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  
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  
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  
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  
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  
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園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  
二日其設輓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

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眾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正錄五八十一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

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為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為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為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為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

不平，以為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為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

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  
 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為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為  
 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  
 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  
 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  
 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  
 諸已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  
 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  
 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

寤

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  
 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  
 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  
 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  
 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觀不  
 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  
 士者為問，予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  
 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  
 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悚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剽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

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

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子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

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間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用明  
夾行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規別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毋別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博別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博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終

載錄本不同以數標示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易直先生墓誌

王戊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無牴。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

底一格大字未

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諡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

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

錢清剛成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成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

錢清江見二五之三

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澁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澁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澁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澁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子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成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



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  
 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  
 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彼皆向於學  
 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  
 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  
 其孫孔式詩初翰稀別胡濫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母  
 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母爾  
 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為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  
 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為世名儒其後  
 有為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  
 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為郡庠弟  
 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  
 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  
 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  
 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  
 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

徭下同

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巘山互壑徭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

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巘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牴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

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潁，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啟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

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颺颺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薶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觀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

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  
 思傑然有立矣一旦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  
 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  
 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  
 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  
 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  
 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  
 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  
 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尤斂華而靈株是固斯  
 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  
 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為非耶抑又有所  
 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  
 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  
 有祕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  
 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  
 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

織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

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

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千切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

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

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為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為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

錯簡

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子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空格字跡

不收載

全書卷二十一 夕集一 詩金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

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棧。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曆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



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為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

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子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子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為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

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  
驥奚損於良鳴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  
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客謂要至於毀家不則  
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  
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  
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  
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

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  
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  
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葬用自以爲東西南  
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  
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  
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  
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  
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

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為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為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

祭洪襄惠公文外集  
參考

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為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為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

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  
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  
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  
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  
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  
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  
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  
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  
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

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  
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  
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  
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  
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  
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  
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  
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日猖獗公

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

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上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眾。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眾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

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既歸。築兩峰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倘佯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考。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立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榘。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寔屏寔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獲既遏。豕斃狐

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 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  
湄洋洋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  
天子曰咨諡錫有墜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  
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五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奔阿為工方特為  
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縲之中  
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  
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為世所媚嫉卒以

傾廢踣墮色別天又澆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  
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  
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  
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  
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母丹使抗吾為公直行其心不顧竟  
為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  
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  
為後十餘年為奸者女子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  
洛之學為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

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  
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  
行之士。直志犯眾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  
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  
斬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  
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  
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  
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  
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  
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  
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  
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  
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  
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  
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  
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



全書卷二十一 外集 卷一 嘉慶  
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  
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  
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  
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  
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  
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  
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  
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

其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  
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  
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  
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  
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於  
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  
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  
浮辭詭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

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六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癸酉與黃宗賢書曰  
九云甘泉丁乃堂夫人  
夏近有書來索銘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澚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

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  
 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  
 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  
 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  
 而取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  
 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  
 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猷猷其志也其出而  
 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  
 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

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  
 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  
 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  
 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  
 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  
 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孟母為非訓今湛母  
 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  
 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潛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與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

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啟之有啟之者其油然順

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桂。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為之表誌。林君既為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為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涪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桂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眾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

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啟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眾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

直接題要

空格一

刻入公字

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眾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條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

环

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  
 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  
 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  
 克已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  
 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  
 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  
 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  
 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  
 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

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  
 生其生於蔽乎平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  
 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碲於澄淵則明碲於濁水  
 則昏碲於污穢則穢濁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  
 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  
 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  
 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  
 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  
 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



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

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sup>程別天</sup>徭寇大起江廣湖彬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  
 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  
 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  
 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  
 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  
 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  
 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  
 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某書

脇要

平泖頭碑

丁丑

當改為戊寅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sup>茶別</sup>正德丁丑冬  
 輦徭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  
 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  
 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  
 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  
 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  
 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徭要

田州立碑

丙戌

當為戊子依文而設耳年譜系於戊子二月

補戊子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  
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  
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  
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  
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  
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  
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  
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  
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  
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  
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  
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讐  
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

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為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有服。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

公宜孤。既來既徂。為冠為模。孰久其道。眾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丙子別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先生時歲四十五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懍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鈞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

牆

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眾  
 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  
 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  
 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  
 頑妄作者眾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  
 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  
 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  
 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  
 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

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  
 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為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  
 於山川之秀為多藉之以為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  
 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  
 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  
 責耶是以冒昧輒為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  
 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

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  
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  
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  
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  
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  
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  
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  
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  
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

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  
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  
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  
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辜聞爾官吏目耳  
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  
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  
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  
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

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

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  
 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  
 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  
 呼朝朔命實為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  
 京師君為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  
 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  
 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  
 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

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  
 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  
 君蓋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  
 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  
 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  
 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  
 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  
 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  
 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

愧

索居

何言尚饗。

祭泃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泃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眾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

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擗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泃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泃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

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為之遁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子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

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子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子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

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子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子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餽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子共此志矣。二三子

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子之深。信子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子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子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

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子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啟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弁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

不攻錄

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

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

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翱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子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

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

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盲嗟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欻歛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

全書卷二十五 外集 祭文  
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驚。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

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



全書卷二十一 外集 祭文  
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  
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  
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  
哉。方將因藉<sup>此</sup>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  
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  
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  
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  
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  
冒<sup>天</sup>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  
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sup>者</sup>吾姚之  
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  
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  
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  
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旣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  
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  
於斯道。旣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sup>採</sup>招博采。引接

祭鄭朝朔文  
甲戌  
世亨

老者

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  
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殉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  
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  
山東也過子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  
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  
子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  
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  
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  
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旣

瘁

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  
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  
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  
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永訣  
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  
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  
公眞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

不救錄

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為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為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為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

墓誌銘已見十四

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  
文四王丁參看

頽

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  
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  
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  
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  
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持別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頽  
頽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  
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  
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  
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

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李別其潛啟默相。以有  
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  
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  
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  
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  
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

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

直接別

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

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sup>竹別</sup>。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sup>而別</sup>。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

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

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為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向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

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

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子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在別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

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乎。子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子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子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為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

諱綱、年譜云是為先  
生五世祖

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著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願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

尚工空一格

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  
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  
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  
尚饗

食

之誠父民於忠平戰其卒吞其心自以不具又賦  
其神亦願御靈是敬敬而出升祿盡其忠豈曰育良  
言念會則于將之心亦封育之

陽明先生外錄卷之九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昭和七年八月十七日外集按了、用日實四、蕭氏古翰樓、嘉靖刊本、  
無窮會神習文庫所藏也、於武州稻田村登戶寓居、河住玄拜誌、  
昭和十四年三月四日、以景印隆慶刊全書按了於札幌第一中學、  
校宿直室、

